

乡贤

陈甬沪

“乡贤”，一个沉寂多年之词，近来又频频出现。4月17日，上海一家主流媒体以“能断家务事，会解群众忧”为题，报道了嘉定区评出“十佳乡贤”的消息。

何为乡贤？有解释说本乡本土因德行、才能、声望而被当地民众所推崇所敬重的贤人。记得小时候妈妈带我去乡下，每次都要向那个太公叩首，妈妈说，太公虽非“五服”之内“血亲”，但为人立德、为乡立功、为世立言，是她最敬重的长辈。后来才明白妈妈用贤人作榜样，让我们从小有做好人、做好事、做学问的志向。可惜“文革”一来，曾经的乡贤也销声匿迹了。

如今，嘉定区率先在上海推出“乡贤”，有了近距离接触乡贤传统的机会，不仅感受到了乡贤的魅力，也看到了乡贤文化传承中的创新。原本以为乡贤都是“七老八十”的老人，想不到那天第一个接触的赵姓乡贤（赵爱珍），今年才56岁，而且是女性。这位嘉定土生土长的乡办企业女工，从卖菜姑娘到饭店业主，正是践行“乡贤”的过程。当初她用父亲“借给”的8000元，起早贪黑经营蔬菜，很快有了办小饭店的实力。几年个体工商户的生涯，让她从感恩——感谢改革开放的政策，到奉献——做养老院老人的“闺女”，365日天天演绎着自我价值的实现。每年，元宵送圆子、清明送青团、端午送粽子、中秋送月饼、重阳送糕饼、除夕送年夜饭给养老院里的老人。85岁高龄的张如玉老人说：她比亲生闺女还要孝顺。更多老人说：我们虽然没有子女，但有这样的亲闺女，人生还有什么遗憾？养老院大厅的大屏幕电视机是赵乡贤送的，那刘姥姥床前的鲜花、李爷爷按摩器也是赵乡贤送来的。我问她，这一节又一节，一天又一天，图个啥？她说，自己开的饭店，拿几样饭菜几道点心，让老人们家们节假日开心，每次有个安慰，自己心里会更开心。

赵乡贤对老人敬重之情，并不局限在养老院。邻家一位老人的女儿突然去世，老人悲伤至极点，只想随女而去，谁也劝不住。赵乡贤当场认做老人的女儿。也正是赵乡贤对养老院老人朴实无华的真爱之情，让老人相信了赵乡贤的承诺。

知书达理、行侠仗义，受民众爱戴，这就是乡贤文化能被认同的基石。市政建设涉及东头村，一个钉子户以死相逼，相关部门做了很多努力，僵局始终无法打开。那天浑身泥浆的当事人又一次“现身”，赵乡贤不顾不惜地抱起那个女当事人，拿出干净的手巾，擦掉满脸的泥污，一声小妹有话好好说，姐姐帮你参谋参谋……赵乡贤摆平了这一事端。又是一个大家庭，哥哥突然去世，如何分家，让这家人姑嫂妯娌剑拔弩张。赵乡贤用2天2夜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的劝说，不仅让逝者安息，也让这家人更理解了亲情珍贵的真谛。

无论是儒家仁爱的教诲，还是中华传统美德的熏陶，今天的乡贤应该更为优秀。因为乡贤的存在，且深得民众敬重。它所摒弃的是一种“选拔”模式，乡贤既不受年龄、职业、性别限制，又不取分文报酬，而他们那热心公益事务的嘉言懿行，乡邻乡亲则看得见，摸得着。这种扎根乡土的文化，流传于民间，引导着人们向上向善，是榜样文化，是先进文化。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，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。乡贤文化的作用不言而喻。

对于梨花的兴趣与喜爱，源自于两句古诗，一句是岑参的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，该诗句揭示了梨花盛开的忽然性，有令人猝不及防之势。想象一下，漫山遍野的梨花，一夜之间突然绽放，呈现出白茫茫的一片梨花之海，那是何等之壮观！另一句是白居易在《长恨歌》中的“玉容寂寞泪阑干，梨花一枝春带雨”，诗人将杨贵妃比喻为一枝犹如沾着春雨的梨花，以形容其天生丽质如梨花般的美貌。形容女子之美丽容貌的成语“梨花春雨”，正源于此。

树山，是位于苏州西北部一个很安静、很悠闲的小村庄。与苏州的其他景点（比如，东山、西山、旺山等）相比，树山则显得很默默无闻。但是，树山2000多亩的梨树林，却吸引着梨花爱好者前往观赏。

今年四月初，有机会探访了树山的梨花。到达树山的那天，显然已经错过了“忽如一夜”这个可遇不可求的最佳时点，梨树的叶子，已经长出了不少。但是，即便如此，也还是领略了梨花与众不同的那种韵味与风姿。站在村庄的小道旁，远望梨花，那一株株梨树的枝干上，缀满了一簇簇雪白的梨花，白色花朵，绿叶相衬，白绿相间，一

男人属羊，第五个本命年，五年前妻子因肠癌晚期几番折腾。男人自始至终用一汤一匙兑现“娶妻子就要对她负责一辈子”的承诺，直到妻子带着对他的由衷感激撒手人寰。

当亲朋好友讲述起男人端茶把尿四年如一日的点点滴滴小事情，当人们得知多少个夜晚男人累得上下眼皮撑不开倒在眼镜上，只要那根套在手腕上的绳子被病妻轻轻拉动，他则立即用冷水浇醒自己……“嫁这种男人值得”

的称呼久久穿梭、回荡在周围人的心灵空间。等到男人不用再守候病妻可以睡安稳觉时，他却大把大把地脱发并陷入了失眠，原先能干的身手也变得迟钝起来……有人说这是丧妻后更沉重的孤独折磨。记得电影《杀破狼》中一寡妇对怨恨父亲的儿子这么表述：“现在在我连吵架都没得人了。”——承载孤独的煎熬有时远远超过守护另一半更辛苦唉！

于是好心人把单身多年同样善良勤劳的海姐与男人牵线，他与她并排坐在公园亭子间长椅上，从聊聊自家琐事到轻松愉快的更多话题交流。之后经常电话或短信相约小聚进餐或一起前往某专家咨询点……日子如流水般在不知不觉中滑过，渐渐地男人仿佛又呈现从前的影子，海姐呢脸色也泛出些红润，也许是可以说说心里话的甜蜜驱散了沉闷的

阴霾；也许是心中藏一份牵挂和期盼才让日子变得丰满；也许是摆脱孤寂的一种心灵互应。

然天有不测风云，海姐随家人旅游时不慎跌成多处骨折，她首先想到不能连累男人便关了手机决定终止交往。男人呢七转八弯打听清楚并不退缩，他坦言

不管两人结局怎样，在女方需要照顾时怎能撒手不管？现实中女人都比男人过得辛苦，能照顾女方是男人的责任和福分！有人怀疑有人不解，男人补充道：照顾者比

受照顾者健康能干呀！听者哑然——男人是用情义诠释雪中送炭的内涵。

慢慢地海姐开始康复，她情不自禁地把不离不弃的男人喊成老暖男，知情者无不对他俩投去赞赏的目光。大千世界暖男应该不受年龄大小、地位高低以及钱多钱少等硬性条件限制的吧？暖男不必高富帅但必须真实具备人性，因为不是所有的付出都会心理失衡，有种给予手留余香。任何时候处为人着想者，在别人心里才会留存你的位置，能够用真情呵护另一半的男人，即使耄耋之年同样传播温暖、收获尊敬、让人牵挂。

有暖男的地方善良女人心灯不灭，有暖男的世界再冷的冬季春意绵延。在许多人感叹当今社会真情难觅时，寻觅者是否扪心自问，你付给对方几多真心？几份真情——千万别用“月亮代表我的心”来忽悠啦……

明人明言微语录

心灵的失明

安 谅

无光，想避免落入世俗，却不知不觉陷于别人的世故。

心灵的失明，不易发现，但其危险远甚于双目失明，它会给自己设置陷阱。

那些双目失明的人，往往心神灵敏，而那些眼睛无疾者，却不乏因眼花缭乱或频受蛊惑，而常常步入迷津。

眼睛如只能看见光明，而看不到伴着光明的阴影，那是一种更严重的失明。

有时暂时地闭上眼睛，是为了能更加看清。

写杨浦往事，也有好多年了，然而，往事一旦插上微信之翼，便朝着更戏剧浪漫的方向飞舞了，完全始料未及。童年故事中的小朋友们居然快速聚集起来，从世界各地。

5月8日，我的文章《回不去的“二院”童年》在微信公众号发出，当晚，在美国的小同学陈浩就收到她哥转发的此文，她立刻刻到高中同学群中抛文寻找作者。恰好她的高中同学中有我的大学同学兼同事，24小时内她找到了我，组建了我们的童年小朋友的微信群。“二院”

这面旗帜一旦竖了起来，滚雪球似的，“小朋友们”纷纷前来报到了。像被吹散的蒲公英，昔日嬉笑玩闹的小伙伴分散在了世界各地，北美、欧洲、大洋洲，甚至有在非洲当酋长的。说是小朋友，其实大都已是两鬓染霜了，但一旦叫起了彼此的小名，又都回到了大院时代阳光灿烂的日子。

“二院”，是上海水产学院的家属宿舍，与本部相差一里左右，在工厂和田田的包围之中，又在远离市中心的军工路。所以，我们这批出生在“文革”前夕的孩子，任凭外面的世界如何地疾风暴雨，却犹如生活在宁静的桃花源中。与北京的大院文化相比，上海大院里的孩子们显得更为温和与文艺。同样的，是大院里总会有个带头大哥，领着众孩儿干些调皮捣蛋的事。咱

们院里公推为“司令员”的郭家大哥，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。在小弟小妹的回忆中，他头戴大盖帽，模仿电影中的国民党军官，带着男孩子玩打仗游戏，占领防空洞顶放风筝，很威风，身后总是跟着一群小喽啰。偶尔也会踢翻老奶奶的鸡笼，也就这样了，扔板砖打群架的故事倒是没有发生。

大院里，通常还有一位读了一大堆《十万个为什么》、通晓天文地理的睿智大哥。陈家大哥就是让

众小妹心生崇拜的百事通。当我们在高唱“抬头望见北斗星”时，他是真的对于各大

星系、星座了如指掌。他能背出世界地图上的所有国家，当他指着太平洋上小小的圆点告诉小红，这个国家叫斐济时，小红立刻记住了，连同当时的情形。直到今天，她脑海中还有那画面。当我们相聚在群里时，陈大哥远程指挥澳洲的青江观看南十字星座。他自己今年也实现了一直想去南半球看星星的

童年梦想，终于在新西兰看到了大麦哲伦星云、小麦哲伦星云和老人星。

大院里，一般还有几个女文青，自组一个文艺小分队，纳凉时给大家表演节目。冯波、大妹、小妹是领头的。藏族舞蹈是一定要排的，就冲着那鲜艳的民族服装。老式头箍上缀上小花，用暗光纸裁成一条条镶拼成彩条带，一群“藏族姑娘”就可以“巴扎嘿”了。还有女孩子喜欢跳朝鲜舞，婀娜多姿，拿来家里妈妈的裙子扎得高高的也有几分相似。演出前，冯波妈妈会帮着化妆，烧过的火柴头是最好的眉笔，舔舔小嘴唇，在红

今宵打盹

朱育珉

三顾茅庐的故事

（影片）

昨日谜面：现代楷模（近代诗人）

谜底：范当世（注：范，模范）



纸上抿一下，小嘴红嘟嘟的。“幸福的生活歌唱不尽，听那歌声多嘹亮……”

我们在大院中共同经历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“东方红一号”划过夜空，经历了隔壁电缆厂一场可怕的火灾，经历了承军的爸爸被敲锣打鼓欢送到黑河，经历了兴奋地等待去学校本部看夜晚的露天电影。直到1972年夏天，欢乐的音符戛然而止。上海水产学院被迁到厦门，一个此前绝大多数人都不曾去过的地方。院子里的一些小朋友跟着父母到了厦门，一些小朋友搬到了学校本部。院子里冷清了许多。

8年后，水产学院再度搬回上海时，我们已都长大成人，走出院外，求学，就业，出国，大家渐渐少了联络和音讯，直到“二院”这个名词重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在回味往事中激发彼此的记忆。

籍家姐妹回忆，她们的爸爸籍庆云，一个转业军人，为保护档案材料，被斗了三天三夜，而且没有吃喝。但他扛住了。直到“文革”结束，籍伯伯才带人去黄浦江边，他把档案放在一个大柏油桶里，用一根铁链条拴着，从黄浦江中拖出的档案保存完整。当年是他一个人晚上偷偷去进江里的。

曹江回忆，我父亲在厦门时教了她一个暑假的英文国际音标，从而奠定了她自学英语的能力，大学时她英语名列全校第一，她出国25年了，英语至今都是强项，“我永远记得许老师，感恩许老师！”还有两男孩都说在厦门时“偷听”过我父亲教小孩英语，获益匪浅。在父亲去世十多年以后，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事，我也真的特别感动。

我们正在做的一件事，就是填写当年大院里每家每户父母和孩子的名字，好似在给我们的童年拼图。



我常去小区拐弯处的书报亭买报，每到双休日和孩子幼儿园归来，总见一小女孩在书报亭柜台内轻声稚气的读书声。人矮，瞧不见；探过头一看，摆的书多，小女孩扯上一本就问正在卖报的妈妈这面讲的是

我和卖书报的大人聊上了。他们夫妇从异乡到上海，工作时间长，孩子不去幼儿园时就跟大人一起待在书报亭里。开始，孩子也只是乱翻书，后来，大人发觉，孩子静下来时能把隔日教的字一一识得，做大人的自然高兴。不过，这对父母倒是很懂孩子的教育，孩子虽然早识字，但她对文字的意思并不理解，过于成人化的教育对今后孩子的发展也不利，于是，母亲见孩子活泼好学，就给她报了一个舞蹈班，这样既有利于身心，又能促进健康生长。

书报亭里的小女孩

丁德武图 卢金德文

